

## 艱苦、奮鬥、幸運的曾景文

江啟明

1911年愚人節一個偉大的華裔水務專家在美國加州屋崙出世，他的名字叫曾茂周。1916年美國介入歐洲戰役，故曾氏一家回香港居住。父親是做男服生意的，在上環永安公司隔鄰設有一間百貨商店。

九歲的曾茂周開始進入私塾唸書，老師第一天就要和他取個學名叫“景文”，因認為他喜歡繪畫，“景”是景物，“文”是知識智慧。

十四歲父親要他轉入一所較佳的<sup>由</sup>美國傳教士創辦的嶺南學校，位於跑馬地鳳輝台，是一所寄宿學校。該校有一位

影響他一生的美術老師，就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司徒衛，他鼓勵及引導曾景文從事美術，其中有段話係曾景文永遠記下來的：「別只是小心翼翼地照著遠近法或明暗規則作画，我只能教你些作画的基本技巧，但是“美”和“靈感”必須產生自內心，只有你自己才能畫出真正美好的作品，記住，如果你是個真正的美術家，做為美術家的氣質、心靈和勇氣才是最至要的。」（後來曾景文在哥倫比亞大學教美術，司徒衛竟是他的學生）。

但司徒衛老師竟一天也嚴肅地對他說：「你不能靠作画謀生，回到你父親那兒，學作男裝生意吧！」這也是老師師

腑之言。事實上，香港本是一個商埠，是不適宜藝術家發展之地，有錢人雖多、政府雖有錢，但他們絕不會為藝術而操心。亦可以說那些銅臭的人，根本就沒有這種情懷。我對我那些藝術有天份、有心的學生，都會叫他們離開香港，這裡是不宜藝術家生存之地，我本人生不逢時，這是十分無奈的。

曾景文當年也曾因司徒老師這番話而感傷過，但他還算幸運，1929年又回到他的出生地。最初他和太太珍妮（十八歲在香港父母和他成親的，後誕下兩兒）投奔大哥的製衣店謀生，沒有薪酬，只包食宿。可惜不久，美國經濟不景

紙 報

紙 報

氣，大哥宣告結業，全家<sup>返</sup>回香港，突使曾景文生活彷徨起來。後來幸運地在該區的“樂天樓”餐廳找到一份洗碗碟的工作做，勉強生活可維持下去。但不久連老闆娘也結束營業回唐山去了，記得當年余本、李秉等人也因美國加拿大經濟陷入蕭條<sup>回</sup>香港來的。這間餐廳曾景文為求生存以七十五元租大廚合夥頂下來繼續經營，自己做上樓面侍應。生意並不見好，沒有顧客的時候，自己躲在一角繪畫。一天有一日本食客，見他無師自畫是不通的，於是介紹他到離餐廳不遠的一所私人開辦的“福斯和摩根藝術學校（Fox & Morgan）去學繪畫。怎料該校的福斯校長竟說他缺乏藝術

天份，叫他不要再浪費時間，使他打了一當頭棒，更甚的連他的合夥人因逃避移民局人員追查他非法居民身份而失蹤。這双重的打連令曾景文很氣餒，適逢<sup>到</sup>大風雨把餐廳的瓦頂也吹毀，<sup>再</sup>沒有錢<sup>再</sup>裝修<sup>補</sup>，正所謂“屋漏偏遭連夜雨”，他<sup>他</sup>傷心地賣去餐廳，攜同妻兒跑到對岸的三藩市去碰運氣。

在三藩市的職業介紹所推薦下，曾景文為一姓朱的白人當上家務工作，即現香港的菲傭工作一樣，煮餐洗衣等一切雜務。一週做六天半，只星期日上午休息，曾景文就利用這僅有的幾個鐘頭去學英文。這真令我回想起陳福善先生當年也是利用每天收工太陽還未下山的時候，爭取時間去學英文的。每個成功的畫家，開始都要經過很艱苦的練習去打下基礎，而現代有許多年畫人都以沒有時間來推搪作為不交功課的藉口。我對人都說我們早年學習的時間是偷回來的，不是抽出來的。

在三藩市期間曾景文因朱先生的<sup>幹</sup>保險職業的關係，認識了一位“中國城水彩畫會”會長胡佛基，他是一位華人，於是開始和該畫會的會員經常一起寫生切磋。在朱家打工了一年左右，曾景文第一次在三藩市沃雷荷的圖書館中開畫展，雖說這次一幅畫都沒有售出，但他已踏出第一步，使他

的胆子大了，凡有绘画比赛或各种周年展、联展都去参加，希望有人赏識自己。終於運氣來了，1936年被邀在「藝術中心画廊」和一位女畫家聯展，而一位著名的批評家周理斯·克利文斯(Junius Cravens)在《舊金山新聞報》藝術版上寫了一篇對曾景文很高評價的文章，稱他為：「他的畫風獨樹一幟，始終運用西之技巧，却始終未曾叛離東方，已發展出一種宇宙性的本質，超越了「民族」或者「學院」的界限，表達出廣義的世界。」為此各方報章也不斷讚美而肯定他的藝術地位，舊金山藝術協會也於該年頒發他第一成就獎，連他打工的主人也一次以十五美之<sup>一幅</sup>費下他好幾幅水彩畫，以示恭賀。

曾景文經過這次展出成功後，就嘗試去申請WPA聯邦藝術促進計劃的資助。因美國在1929年至1938年間為有史以來經濟大衰退，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當選後，就成立一些計劃，以幫補各之<sup>人</sup>面得以照顧，WPA計劃是針對藝術家，使他們不致因挨餓而終斷創作，曾景文就適逢有這計劃推出的當兒。他的申請竟幸運地被接納，每月可拿八十美元是一個很高的津貼。他於是辭去炭傭工作，以每月七元二毫伍仙的租金租下一個畫室，專注繪畫工作，開始成為專業畫家。但每月要把作品交到WPA辦公室，以示認真

的好。運用這些資助。由此令我想起香港那些藝術基金會，他們大都資助、贊助周遭地區或國家的藝術活動，絕少為本土藝術家着想，使我感慨萬分。

曾景文自此後，名氣大增，不斷有收藏家上門買畫。有一大收藏家，名叫亞伯·班德(Albert Bender)很喜歡他的畫，並把買回來的畫分贈到各州各大博物館或美術館去，連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及紐約現代美術館也藏有曾景文的大作，從此他的美譽遠播。我不是崇洋，事實上外國人一來有這種文化藝術的修養，二來沒有機心，只要你有真才實料，一旦被有心人發現你，你就有機會“出人頭地”，他們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竭盡所能主動為你推介，唯恐世上損失了一位天才。我時常都說，“人才”難得，“天才”更不易求，他們就是真正的國寶，國家應要重視，<sup>却</sup>不可流失！

曾景文在這WPA計劃中認識了不少著名的藝術朋友，並不斷贏得更多的榮譽，自己的收入好轉起來，畫室也大了。後來有畫友叫他<sup>嘗試</sup>申請東岸<sup>多</sup>一個很有錢的藝術基金會，該會也是專門幫助有需要的畫家工作和其生活費。曾景文<sup>又</sup>很幸運，一申請就立即批他兩年，由1942年至49年的研究經費。正逢美國參加二次世界大戰，那<sup>政府</sup>WPA計劃被迫取消，而男子却要服兵役或在後勤軍需廠工作，而曾景文因有妻

兒及剛在在岸那<sup>古根漢</sup>藝術基金的研究計劃中，故他幸運地列在軍人暫緩的名单中。

曾景文拿着古根漢的研究經費，跑出加州到處旅行寫生，五來到他<sup>夢寐</sup>以求的紐約，租了地三安頓了自己後，立即去拜訪1941年曾為他作過訪問報導在《生理》雜誌藝術主編馬格麗特·華加(Margaret Vargo)，要求她找畫廊為他辦個展，終於如願以償“城中畫廊”(Midtown Gallery)的主人艾倫·郭斯金(Alan Gruskin)答應他，安排於1945年十月展出。主人為了吸引買家，把展覽<sup>作品</sup>的<sup>畫項</sup>款部分捐作戰時而設的「中國人救護基金」。開幕時觀眾雖有十分擁擠，可惜<sup>本</sup>都只為飲杯

免費飲料而來的。<sup>(戰後美國經濟還未恢復過來)</sup>但這展覽對曾景文的藝術歷程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里程碑。一個畫家能在紐約的大畫廊辦個展是不容易的事，歐洲的世界藝術中心<sup>本在</sup>巴黎，二次大戰開始這中心移師到紐約，故當年紐約是世界級的藝術聚集地。

身為美國公民的曾景文在戰時也逃不過要當兵的，1944年5月他的古根漢研究計劃結束，即行召徵入伍，初以為加入海軍商船部隊做廚師，總好過在前線當砲灰，但不勝任，轉為砲兵部隊。因他個子小，只五呎二吋，遠不及美國人高大，故練兵時很辛苦，並吃盡不少苦頭。1945

年華府竟看中他是華人，想訓練他到中國昆明當間諜和翻譯，怎料正要出師，戰事宣告結束。

曾景文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連寫簿壽離不開他的手，故在兵營中、在華府裡也寫下不少連寫，我也看過他這些連寫一部份，十分有感性，很有價值的藝術品。這些作品也曾在新加坡及華府畫廊展出過，連當年的杜魯門總統及夫人也曾參加開幕禮，甚得好評。1981年曾景文第一次被邀在中國北京辦個展。  
後來美國國務院是派遣他到世界各國作「親善大使」介紹美國文化。

曾景文因緣際會先後認識很多荷李活的名人、編導及演員，部份人也是他長期的收藏家。故他在六十年代開始

區 運 轉

區 運 轉

在荷李活加入製片家山姆·布朗斯頓(Samuel Bronston)在西班牙拍攝的「北京五十五天」的電影工作，主要繪畫宣傳性的廣告畫或片頭畫。曾景文每到一處或工餘時間都會繪下一些水彩作品，故他這次到西班牙拍戲也不例外，並且很懂得掌握機會在該處辦畫展，以增加知名度。當年來香港拍「英雄黃的世界」也是一樣。有一次他撞了大板，和名演員約翰·韋恩捉棋，本身知棋藝不高，和名演員捉棋也是一種交際，對自己也好處，怎知亂打亂碰竟贏了他，使約翰·韋恩甚為不滿，警告他說：「如果你想以後和我一起工作，必先學會如何輸棋！」

曾孝文第一部自傳電影是由他的好友奧斯卡金像獎得主的名電影攝影家黃宗琮(James Wong Howe)為他編拍的，雖只有十五分鐘的短片，但由美國資訊服務部出版，翻譯成十五國語言，各地的文化機構、大學及圖書館均有收藏播放，對他的宣傳起很大作用。直至九十年代香港沙龍電影製作公司的汪先生也和他拍攝他的生平傳記，甚至回到他的故鄉台山，相信這紀錄片應該已拍製完畢，不久也可看到吧。曾孝文為藝術奮鬥勞碌了一生，貢獻不少，直至八十九歲的高齡才停止下來，只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已使我們後輩敬佩了。

原 稿 集

第 三 頁

最後我們也不得不談一下他的水彩畫成就，站在我這位後輩水彩畫家去談前輩世界知名的水彩畫家，未免大言不慚，但既然我和他是好友，相信他是見怪不怪的。

相信見過曾孝文的水彩畫的人，都會有產生鮮艷、明快、歡樂、用心的感覺，畫面的色塊在跳躍起舞，有着勃的生命感，這是他的專長，也可以說是他的風格特色，一真也看不到他那艱苦奮鬥過的痕迹。

試以專業的角度談之，我認為他很明顯是一位美國地道的畫家，他的畫作慣用單純的色塊，複雜的混合色較為少見，又設有主調的色素作為整體色調的核心，很像美國



人所追求的自由心態，純色也正表達出他的性曠單純天真及外向的表態，並沒有半點隱藏的內涵。我認為他的畫面堆疊的東西稍嫌多了一點，每幅都給人有看不清數不盡的內容。從他四十年代<sup>開始</sup>至五十年代的畫幅看，那時的色調較為單調且灰沉，可能因他當年生活還未穩定之故，後來的色彩轉為鮮艷、造型結構也很嚴謹。直至晚年發覺他在造型上已開始有脫落之現象，如他繪畫香港新機場就很明顯，可能已力不從心了，他曾患上“中風”症，況且他的畫風也不再被現今的嘉國人受落，精神上總不免有所銜連，昔日的榮光已無情地在<sup>他</sup>眼前逐漸建蒙，昔日的讚頌聲也從<sup>他</sup>耳邊溜走。

總括來說，曾文雅雖不是經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出身，又讀書不多，但經過他生活上嚴格的洗煉出來，並且懂得主動去把握及~~善~~創造機會去闡出自己的<sup>天地</sup>，這是很不容易而令人敬佩的。只可惜後期他已被他自己封閉起來，銜被不出自己所建之圍牆，而且他的畫只停滯於景景，缺乏思想性，又是水彩畫，很難與世界性的大師並齊。話雖如此，但他已盡了他本能，付出了做人的應負的責任，他生存在世上的日子也早已得着應有的回報，在他來說他已是上帝的得寵者！

最後讓我引用他的話來送給我們的初學者作為引鑑：  
 自我風格的建立，往往需要很長時間的摸索、超人的耐力和一桌之運氣。最好的學習場所是在展覽展覽場，多研究其他畫家如何構圖，就好像聆聽音樂以了解作曲家如何運用旋律一般。另外就是多看書，多看文森德奧以前巨匠的作品，或者現代藝術家，不論是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畫作。對冊來說，了解中國傳統畫家如何構圖，也是非常重要。

(為悼念曾文(1911-2000年逝世而寫))

